

## 彼得堡纪事

—

4月27日

不久以前我还绝对无法想象彼得堡的居民必定穿着睡袍，戴着小帽，关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以不可推卸的义务每隔两小时服一汤匙什么东西。当然，不完全是生病。义务不准许某些人生病。另外一些人则有他们魁梧的体质守护着。于是到最后，太阳出来了，这件新鲜事毫无疑问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有价值。大病初愈的人正在犹豫，考虑到要整饬仪容，不大放心地脱去小帽，终于同意出去走一走。自然是要全副武装，穿上绒衣，皮大衣，套鞋。暖和的天气，街上人群中某种节日的气氛，轻便马车在袒露的路面上行驶的震耳欲聋的响声，使他感到惊异和愉快。最后，在涅瓦大街上，大病初愈的人张大嘴巴竟把新的灰尘吸了进去！他的心开始跳动，他撇了撇嘴，好像是微笑，他的嘴唇一直紧闭着，表示怀疑和不信任。清除了大量的污泥及湿气之后，彼得堡最初的灰尘是甜美的，当然，不比家乡炉灶上冒出的古老的炊烟逊色。散步的人脸上的

此处套用杰尔查文的《阿尔法》（1798）一诗中的句子：“祖国的烟尘使我们感到甜蜜愉快。”格里鲍耶陀夫在《智慧的痛苦》中也引用了这句诗，后演变为一句成语。

疑虑消失了，最终决定欣赏春天的美景。一般地说，凡决定欣赏春景的彼得堡居民，他身上都有那么一种天真纯朴的东西，似乎与他的欢乐不可分割，甚至当他遇见一个朋友的时候，会把平日不离嘴边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忘掉，而提出另外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天气怎么样？”当然，问完天气以后，特别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彼得堡最令人难堪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新闻吗？”我经常发现，当两个彼得堡的朋友在某地相遇，双方互致问候以后，异口同声地提出一个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在他们的声音中有那么一种直透肺腑的苦闷，无论谈什么话都有那样一种声调。确实，彼得堡的这个问题笼罩着绝望的阴影。但是最令人感到可耻的是，经常这样提问的人却是一个完全冷漠的人，他在彼得堡土生土长，完全了解本地的习俗，事先知道人家不会回答他的问题，知道没有什么新闻，即使不多不少提出一千遍，也毫无结果，因而早就不以为怪。但他仍然要问，似乎很感兴趣，似乎是某种礼节迫使他也参加一种社会活动，具有共同的兴趣。不过，谈到共同的兴趣，……我们是有的，我们没有人表示异议。我们大家都热爱祖国，热爱我们亲爱的彼得堡，有机会也喜欢玩一玩。总而言之，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但是我们更流行的是“小团体”。甚至每个人都知道，整个彼得堡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不可胜数的小团体的大聚会，每一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礼仪，自己的法律，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神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产物，这种性格对社会生活还有点不习惯，眼睛常往家里看。而且参加社会生活需要艺术，需要准备很多条件，总而言之，待在家里更舒服些。在家里比较自然，不需要艺术，更清

静些。在小团体里大家会很爽快地回答你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问题立即有了个人的意义，你听到的答复或许是一种挑拨，或许是哈欠连连，或许是那些会使得你像白发苍苍的老朽一样也不知羞耻地打起哈欠来的东西。在小团体里，可以用最平心静气和最愉快美满的方式，在哈欠和挑拨声中延长你的有用的生命，直到流行性感冒或者腐蚀性的热病踏进你的家门，你将硬着心肠离家而去，处之坦然，而且你不知道会遇到这一切，为什么会遇到这一切，实在幸运。你将在黑夜中，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没有一线光明的流泪的白天中死去，完全不明白这一切安排得能使你活了一辈子（似乎活过），活到了一定的岁数，因此现在就不得不抛弃这个愉快而平静的世界，移居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其实，有些小团体对事情的讨论是很激烈的；几个有文化而好心肠的人热情地聚在一起，用极端的手段取消一切无害的如同捕风捉影的议论和纸牌之类的娱乐（当然，不是在文学小组里），并且怀着难以理解的兴致谈论各种重要的话题。最后议论完了，话讲完了，几个对大家有利的问题也解决了，所有问题彼此都说通了，整个小团体就会处于某种激动状态，某种不愉快的涣散的状态。最后互相怒目而视，说出一些尖锐的实话，暴露出某些急躁和粗鲁的个性，结果闹得四分五裂。大家都心安理得，积累了大量生活经验，于是渐渐地形成了上面最初所描绘的那种性质的小团体。当然，这样生活是愉快的；但最后又会感到苦恼，苦恼得难以忍受。比方说，我对我们那个古板的小团体感到苦恼，因为这个小团体里经常会弄出一个最叫人讨厌的家伙。先生们，你们非常熟悉这些家伙。他们的人数多得不得了。这些家伙只有一副“好心肠”；除了

“好心肠”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年头有一副好心肠，好像是一件稀奇的宝贝！最后，小团体是这么需要他，仿佛他是个永远不变的“好心肠”！这个家伙既然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品质，他进入上流社会时就完全认定他的好心肠肯定会使他永远心满意足和幸福。他坚信自己会成功，因而忽视为人生道路上所准备的其他一切手段，比方说，他一点也不知道约束和克制。他坦白直率，事无不可对人言。

这个人突然之间非常愿意对人表示好感，爱和人交朋友，并且完全相信大家也会立刻相应地喜欢上他，只是因为他喜欢大家。他那颗善良的心从没有想过，光有热爱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必定被人喜爱的艺术，否则，一切都会落空；否则，无论是他那颗爱人之心也好，被他天真地选中作为他的热爱对象的那个不幸的人也好，都会失去蓬勃的生气。如果这个人交上一个朋友，那么这位朋友会马上变成他家的用具，变成痰盂之类的东西。就像果戈理所说的，“无论内心里面有什么卑劣的想法”，统统都会从舌头上滚滚流向朋友的心里。这位朋友必须每一句话都听，都得表示同情。这个家伙在生活中是否受了骗，是否上了情妇的当，打牌时是否输了钱，他都像个笨蛋一样，毫不犹豫地一五一十硬往朋友的心里装，不论是否欢迎，滔滔不绝地倾吐自己所有不值一提的小事，常常觉察不到朋友由于本身所操心的事而头痛欲裂，他的孩子夭折了，妻子遭到了不幸；最后也觉察不到他本人，怀着一颗爱人之心

在《关于（死魂灵）的四封信》的第三封信中，果戈理解释，由于想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他把这些缺点“转移”到他的人物身上。他写道：“我的人物身上写了它们原有的卑劣之外，又添上了我本身的种种卑劣的行为。”

的这个家伙，像洋姜一样惹得朋友厌烦，人们终于使用巧妙的方法暗示他天气是多么美好，大可趁此机会独自一人赶快去散散步。即使他喜欢上一个女人，也会以他天生的本性弄得她千百次地受到羞辱，在他那颗爱人之心发现这一点之前，在他发现（如果他能够发现）这个女人由于他的爱情而显得萎靡不振，同他在一起感到厌烦、可恨之前；在发现他那颗爱心中穆罗姆族人的习性毁坏了她的生活之前。是啊，只有在离群索居独处斗室之内，最多也只是在小团体里，才能制造出这种美妙的天然产品，像美国人说的，这种“我们的原料做出的样品”。其中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全部是天然形成的，纯属无拘无束的天生之物。这样的人以他的天真无邪忘记了，而且也并不认为，生活是完整的艺术，生活意味着把自己造就为一件艺术品；他的宝藏，他的资产，他的善良的心，只有在普遍的关心之下，在对社会大多数人和他们的直接需求表示同情的情况下，才能琢磨成为光辉灿烂的真正价值连城的钻石，如果大家对此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使得群众分裂，因而独立去应付，那是不可能办到的！

我的天啊，先生们！古老的情节剧和长篇小说中那些古老的反面角色都躲到哪里去了？要是他们还活在世上的话，该有多么高兴啊！那是因为身旁立刻会出来一个有德之士，他到最后会保护天真无辜的人，并把恶棍绳之以法。这个反面角色，这个身不由己的暴君，天生就是以暴除暴者，完全是神秘而不可理解的，命运所注定的。他

公元初居住在奥卡河流域的一个部落。

作者在这里概括了欧洲情节剧和长篇小说的特点，寓有讽刺之意。

是暴虐的化身，他在娘肚子里就是施暴者；而且他的祖先似乎预感到他将要来到人世，故意选择了与自己未来的后代的社会地位完全一致的“姓氏”。有一个姓你们已经听说过，这个人身怀利刃，经常杀人，随便杀人，不为一文钱，天知道为了什么。他像机器一样地杀人放火。这算是好的！至少还能让人看得明白！而现在，天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来这么一个结局，一个有德之士，还是最不善于施暴的人，突然变得十分残暴，连他自己都觉察不到这一点。而最可悲的是没有任何人觉察到这一点，并且告诉他。而且你瞧，他活了很久，受人敬重，而死后所获得的哀荣和赞扬，更令人羡慕不已；而且经常有人真诚地为他哀哀哭泣，最可笑的是，哭泣的人正是他的受害者。虽然天底下有时会遇到这种通情达理的事，但你简直不明白，它是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发生的？在闲得无聊的日子里，为了人们的幸福，发生了多少这样的好事啊！我想随便举个例子，近日出了这么一件事：我有一个很熟的人，名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他从前曾经关心过我，甚至多少还保护过我，他打算结婚了。老实说，超过了适当的岁数是很难结婚的。目前他还没有结婚，距离婚期还有三个礼拜；但他每天晚上都穿上白色的马甲，戴上假发，挂上所有奖章，买上一束鲜花和糖果，去讨他的未婚妻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欢心。她是个十七岁的姑娘，一片天真，完全没有什么坏心思，一心想着目前的境况，对着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那张甜蜜的嘴巴笑个不

① 1831年普希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嘲笑俄国描写风土人情和道德讽刺的小说所具有的这种特征。

停。不，到这样的岁数结婚才快活呢！依我看，如果年纪轻轻的，即在三十五岁之前，总在说这种事，甚至办这种事，那是不成体统的。那是转瞬即逝的冲动！而这里，此人已年近半百，老成持重，彬彬有礼，举止大方，体态丰满，思想圆熟——好，真是好极了！多么妙的主意！一个人活着，活了那么久，终于得到了……因此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前几天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每到晚上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两手放在背后，一脸的忧思和闷闷不乐的神色。那是那种官员特有的表情，如果他们坐在同一个办公室的角落里，奉命办理一大堆紧急的事务，哪怕十分乏味，而只要他的保护神看他一眼，转瞬之间，他立刻会变得无精打采。我直到现在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甚至都不愿意叙述；这种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是不必去惊动高尚的善于思考的人们的。在戈罗霍夫街临街的第四层楼上，有一套住宅，以前我还想把它租下来。现在租着这套住宅的是一个陪审官的妻子；就是说，她以前是陪审官的妻子，现在却是寡妇，是非常动人的年轻的太太，样子非常可爱。于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整日坐立不安，他在考虑用什么办法在结婚之后照样地，哪怕次数少一些，每天晚上去索菲娅·伊凡诺夫娜家里去，和她谈谈她在法院的案子。索菲娅·伊凡诺夫娜自从提出诉状已经有两年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是她的辩护人，他的心肠是非常之善良的。他苦思焦虑，那一表堂堂的前额都出现了皱纹。最后他又穿上了白色的马甲，拿了一束花和糖果，装得高高兴兴地坐车到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家里去了。回忆起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时，我想：“一个人是常常有这种幸福的呀！一个人虽已上了年纪，却在精力充沛时找到

一个完全了解他的女朋友，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刚从寄宿学校出来一个月，天真无邪，又知书识礼。这个人他一辈子过的是多么满足多么幸福的生活呀！”我真羡慕呀！那一天天色阴沉灰暗，我在塞纳街上走。但是，诸位，我是写小品文的，我必须告诉你们刚出炉的最能“轰动视听”的新闻——我不得不使用这个古老而可敬的修饰语，这个词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可能是指望彼得堡的读者因听到某个轰动视听的新闻而高兴得发抖之故，譬如说，珍妮·林德上伦敦去了<sup>①</sup>。对彼得堡的读者来说，珍妮·林德又何足道哉！他本身还有很多这类新闻……但是，先生们，本身没有新闻，绝对没有。我在塞纳街一边走，一边想着应当写这一类事。我很苦恼。这天上午潮湿，有雾，彼得堡显得凶狠，怒气冲冲的样子，好像一个对昨晚的舞会恼恨在心而气得脸色发黄的贵族小姐。彼得堡从头到脚都是气鼓鼓的。是它没有睡好；是夜里它体内的胆汁汹涌而出，不成比例；是它受了凉得了伤风；是它像玩童一样通宵地玩牌，直到早上起来输得两袋空空，为傻乎乎而娇宠惯了的妻子，懒洋洋而粗暴无礼的孩子，为一群没有刮脸的冷淡的仆人，犹太的债主，卑鄙的谋士，以及各种造谣诽谤挑拨离间的家伙而懊恼不已——是不是这样，很难说；但它气得只顾忧伤地看着它那湿漉漉的高墙，看着它那些大理石、浅浮雕、塑像、圆柱，这些东西似乎也对恶劣的天气表示愤怒，由于湿气太重而全身发抖，几乎冷得牙齿要捉对儿厮打；它也在看着人行道上光秃秃的潮湿的花岗石，

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女歌唱家。1847年在伦敦演出梅耶贝尔的歌剧《魔鬼罗伯特》，全城都为“瑞典的夜莺”发狂。1856年移居英国。

在行人的脚下好像由于怨恨而裂成几块。它最后看着行人，他们铁青着脸，皱着眉头，不知道为什么满腔怒火；大多数人脸孔刮得整洁，细心，急急忙忙地四处奔波去履行他们的职责。彼得堡的地平线看起来是这么暗淡，这么暗淡……彼得堡情绪恶劣，看来它非常想把自己所有的烦恼发泄在某个偶然出现在眼前的不相干的第三个人身上，就像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一触即跳的先生们所做的那样，同他们大吵一场，同他彻底分手，严加痛斥，然后拔腿就跑，说什么也不愿再在英格曼地方寒冷的泥潭上待下去了<sup>①</sup>。甚至太阳，它由于地球另一半居民某些必不可少的理由要离开一夜，露着十分亲切的笑容，怀着十分深厚的爱，热烈地亲吻了自己体弱多病娇生惯养的孩子，匆匆走了，却在半路上停了下来；它不解地遗憾地看了看这个不知满足满腹牢骚的家伙，这个好出怨言体弱多病的孩子，忧伤地隐进了铅色的乌云后面。只有一线明亮的快活的光芒，好像被准许降临人间，霎时间从深紫色的尘雾中敏捷地飞了出来，在屋舍上活泼地闪耀着金光，在阴暗而潮湿的墙壁上一掠而过，化成千万个光点散入每一滴雨珠中，便消失了，似乎为自己的孤独而感到委屈。——它消失了，像突如其来的欢乐一样，偶然飞进了多疑的斯拉夫人的心灵里，他们的心灵立刻感到羞愧，还没有看清楚它的面目，欢乐就消失了。寂寞的暮色立刻在彼得堡上空笼罩下来。敲响了点午一点钟，城里钟楼上带音乐装置的时钟似乎自己也弄不明白，人们根据什么理由迫使它在这样的夜色中敲这样

<sup>①</sup> 英格曼地方是十二至十八世纪伊若拉人所居住的地方，原址在涅瓦河与芬兰湾沿岸，包括彼得堡在内。

一点钟。

这时我遇到了一队送葬的行列，我作为小品文作家，马上想起感冒和热病几乎是彼得堡的现实问题。这是个豪华的葬礼。整个马车队的中心人物躺在华丽的棺材里，严肃庄重，彬彬有礼，两脚向前，出发到天底下最舒服的住宅里去。长长一列的嘉布遣会的修士用沉重的靴子踩碎撒落在地上的杉树枝，使整条街散发出树脂的气味。放在棺材上面的带羽饰的帽子合乎礼仪地向行人表明高官的官阶<sup>②</sup> 放在枕头上的勋章，紧跟着棺材缓缓地移动。一个白发苍苍的上校在棺材旁边痛哭失声，无法劝慰，他大概是死者的女婿，也可能是堂兄弟。按照通常的情况，在轿式四轮马车的长长的行列中，有时会露出紧绷着的悲伤的面孔，传来唧唧咕咕地说着永远不会绝迹的流言蜚语的语音，带着孝的孩子们的嬉笑。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感到悲哀，苦恼。我绝不是要责骂任何人，我只是摆出一副狠狠地骂人的脸色，甚至装成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向一匹无精打采疲惫不堪的马所提供的效劳致敬，这匹马四脚落地温驯地站在队伍里，早就嚼完了从旁边大车上偷来的最后一束干草，由于无事可做决定说几句俏皮话，也就是挑出一个极其冷漠和忙碌的行人（它可能把我当作这样的人），轻轻地抓住他的衣领或袖子，拖到它的身边，然后，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在我这个由于上午悲哀的思绪而受到震动并清醒过来的人面前伸出它那副鞠躬尽瘁而胡子拉碴的嘴脸。可怜的一匹瘦马呀！我回到家里，坐下来写我的纪

嘉布遣会是天主教圣芳济各会的一支，修士穿僧衣，戴尖顶的风帽。——译者注

旧俄时代五等文官官员戴有羽毛装饰的帽子。

事，可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却翻开了杂志，开始读一部中篇小说。

这部中篇小说描写的是莫斯科缺乏教养的中层社会一个家庭的生活，书中也议论了爱情，不过爱情的故事我不爱读，先生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似乎一下子来到了莫斯科，来到了遥远的故土。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这部小说，那就读一读吧。实际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比它更好更新奇的东西能告诉你们呢？什么涅瓦大街到处是新的公共马车啦，什么涅瓦河整整一个礼拜成了大家的热点啦，什么各个沙龙在开放的日子里还一直无人光顾，焦急地等待着夏天的来临啦。就是这些东西吗？然而，先生们，这些东西早就使你们感到厌烦了。你们想必读过关于北方的一个上午的描写。是不是，那够沉闷的吧？在阴雨连绵的时刻，在同样阴雨连绵的早上，你们去读这部描写莫斯科一个小家庭，描写打破了祖传的镜子的中篇小说吧。我好像早在我的童年时代就看见过这个可怜的安娜·伊凡诺夫娜，这个家庭的母亲，我也知道伊凡·基里洛维奇。伊凡·基里洛维奇是一个好人，只是在高兴起来的时候，无拘无束敢于放肆的时候，才爱开各种玩笑。比方说，他的妻子得了病，一直害怕死去，他会当着众人的面取笑她，并且开个玩笑，拐弯抹角地说，一旦他成了鳏夫，他要再讨一个老婆。妻子忍着，忍着不笑，终于忍俊不禁笑

此处指库德里亚夫采夫（涅斯捷罗夫）的中篇小说《斯博耶夫》，刊登于《祖国纪事》1847年第3期，描写一个莫斯科官员的家庭生活，别林斯基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一文中认为书中人物伊凡·基里洛维奇的妻子安娜·伊凡诺夫娜的性格写得特别真实和细腻。但爱情冲突是失败的。男女主人公的个性似乎不自然。

了起来。有什么办法，丈夫就是这么一种性格。有一次，把茶壶打破了；说实话，值不了几个钱，但当丈夫怪她笨手笨脚时，在别人面前依然觉得很不好意思。谢肉节到了。伊凡·基里洛维奇不在家。大女儿奥连卡的许多年轻的女伴约齐了悄悄地来玩一个晚上。家里也有许多年轻的小伙子，许多活蹦乱跳的孩子；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帕维尔·鲁基奇的，不由得叫人想起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这个帕维尔·鲁基奇弄得大家不得安宁，并提议大家来捉迷藏。病体未愈的安娜·伊凡诺夫娜似乎有一种预感；但是，她被大家的要求说动了心，同意他们玩捉迷藏。啊，先生们，正好是十五年前，我也玩过捉迷藏！多么有趣的游戏呀！这个帕维尔·鲁基奇呀！难怪萨申卡，奥连卡的这个黑眼睛的女朋友，紧贴着墙，等着他来捉，全身在颤抖，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帕维尔·鲁基奇的样子很可怕，他却是被蒙住眼睛的。结果出了这样的事：年纪最小的孩子都躲到墙角的桌子底下，挨着镜子在叽叽喳喳地叫嚷；帕维尔·鲁基奇朝着吵闹的地方冲过去，镜子摇晃了一下，从生锈的铁钉上掉了下来，没有碰着他的头，落在地上，摔成碎片。瞧！当我读到这里时，就好像是我打碎了这块镜子呢！好像都是我的错。安娜·伊凡诺夫娜吓得脸色发白；大家大惊失色，四散而逃。后来怎么样呢？我惴惴不安地焦急地等着伊凡·基里洛维奇回家。我在想着安娜·伊凡诺夫娜。直到半夜里他醉醺醺地回来了，在台阶上出来迎他的是蛇一样长舌头的老奶奶，是莫斯科古老的典型人物，她悄悄地说了几句，大概说的是家中发生了“不幸”

吧。我的心开始急速地跳动，于是突然间下起了雷雨，起初是吼声连连，雷声隆隆，后来风停雨歇，云散雨消；我听到了安娜·伊凡诺夫娜的声音。后来怎么样呢？三天后她卧床不起，一个月后因严重的肺结核而去世。就因为打破一面镜子，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难道会有这种事吗？是啊，可她到底是死了。对于这个渺小的温顺的生命最后几分钟的描写，倾注了多少狄更斯式的温情啊！

伊凡·基里洛维奇也真好。他几乎发疯了。他亲自跑药铺，和医生争吵，总是哭着说，妻子丢下他，有谁来照看呀！是的，许多事情浮上心头。彼得堡也有许多这样的家庭。我个人知道的只是一个伊凡·基里洛维奇。可是这种人遍地皆是，相当的多。何况，先生们，关于这部小说，我一开始就说过，我自己也打算给你们叙说一个故事……不过，下一次再说吧。现在正好来谈谈文学。我们听说许多人对冬天这个文学季感到非常满意。没有叫喊，也没有特别热门的话题和以牙还牙的争论；尽管出版了几种新的报纸和杂志<sup>①</sup>。似乎所有的事都办得更严肃更谨慎；各方面都更加协调，更加成熟，考虑得更加周到，意见也更加一致。不错，果戈理的书在初冬引起了许多议论<sup>②</sup>。在方向上历来背道而驰的所有报纸和杂志，几乎毫无异议地对这本书作出了完全一致的评论，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对不起，把主要的东西忘记了。上面说过，平常一直

<sup>①</sup>1847年出版了几种月刊，其中有《公益知识杂志》、《音乐世界》、《教育新丛书》、《女红大全》另有《莫斯科市民小报》。

<sup>②</sup>指《致友人书简选》（1847）一书。后来别林斯基在萨尔茨布隆给果戈理写信给予严厉批评，赫尔岑、鲍特金、格拉诺夫斯基、安宁科夫等人以及一些报纸也对这本书进行了批评。

记得，结果还是忘了。恩斯特又开了个音乐会，其收入将捐赠济贫协会和德国慈善协会。不用说，剧院将座无虚席，我们相信这一点。

## 二

5月11日

先生们，你们知道吗，在咱们这个幅员辽阔的首都，口袋里经常装着一些还没有人知道的独家新闻，而且还掌握着甘心情愿地去传播的天赋的，这样的人有多少？依我看，他可以算是一个大人物；显然，口袋里装着新闻，比装着大把钞票更得意。一个彼得堡人打听到了一条难得听到的消息，飞也似的去传播，这时他预先体验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他的声音变小了，并且高兴得发抖；他的心似乎沉浸在玫瑰油里。但这时候，当他还没有把消息说出来，当他穿过涅瓦大街向朋友家奔去的时候，他所有的烦恼一下子都无影无踪了；甚至（据观察）各种顽疾都不药而愈，甚至连仇人都宽宏大量地饶恕了。他显得仁慈而伟大。可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一个彼得堡人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将会认识到自己的全部价值和重要的意义，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不仅如此。先生们，我，还有你们，可能都知道，有许多来访者（如果不是真有紧急的事务求见的話），你们是绝不会第二次把他们放进接待室里来会见您的秘书的。可耻啊！这位来访者明白是自己错了，简直像一条狗，

亨利希·恩斯特（1814—1865）：德国作曲家，小提琴手。1847年3月至5月在彼得堡举行音乐会。

垂着尾巴和耳朵，等待着情况改变。突然也有这种时候，同样是这个来访者，他大模大样有恃无恐地摁您的门铃，在惊异的仆人面前走过，怡然自若，容光焕发，向您伸出手来，您立刻会认识到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有消息，有传闻或者一些非常开心的事；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位来访者是不敢闯进您府上来的。你们听了以后不无满足之感，虽然同那位可尊敬的大户人家的太太也许完全不一样，她对任何消息不感兴趣，但是别人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有个做妻子的按照英国方式教育孩子，而用鞭子抽自己的丈夫，她却听得津津有味<sup>①</sup>。

先生们，听听流言蜚语是有趣的！我经常想：如果咱们彼得堡冒出这么一个天才，他能够发明一种为别的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新花样，以活跃社会生活，那么，实在不知道这个人会赚去多少钱。可是，我们总是靠逗乐的、吃白食的和寻开心的那些上不了台盘的家伙打发日子。能人是有的！人的本性生得是多么的奇怪呀！突然之间，而且绝对不是出于卑鄙无耻的目的，一个人不成其为人，而变成了小蚊子，一只最普通的小蚊子。他常常变换面孔，脸上涂着一层液体，又不像液体，而是一种特殊的发光的油彩。他的身材突然变得比您矮得多。完全失去了独立性。他死死地盯着您的眼睛，像一条哈巴狗，等着您丢给它一块骨头。而且，虽然他穿着质地最好的燕尾服，在社交活动中当感情激动起来时仍然会躺到地板上，高兴地摇着尾巴，尖声叫喊，舔自己的身子，没等说“吃吧！”，绝不吃那一

果戈理的《片断》（1842）中萨巴奇金给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讲过这个笑话。

块骨头；他不屑一顾犹太人的面包。而最可笑，最有趣的是，他丝毫不失自己的尊严，即使按照您本身的信念来看，他也是神圣不可侵犯地保持着他的尊严，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之自然。当然，您是诚实正直的雷古卢斯，至少是阿里斯提得斯<sup>①</sup>，总而言之，您要为真理而献身。您看透了自己家的仆人。从他这方面来说，他相信自己完全是心地光明的。——而事情也进行得非常顺利，您觉得很好，您的仆人不失尊严。先生们，问题在于他在恭维您呢<sup>②</sup>。当然，他当面恭维您是不好的；令人遗憾，是卑劣的；但最后您发觉，这个人恭维的手法很聪明，他说的正好是您本身自以为最得意之处，因而有头脑，有分寸，甚至有感情，有知人之明；因为他甚至能在您身上发现可能被上流社会拒绝接纳的借口，那自然是不公平的，是由于嫉妒。也许，您终于会说，我怎么会知道他是不是在吹牛拍马，只不过是过于天真和出于真诚；而且，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否定一个人呢？——而这样的人会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的，就像那个恳求老爷别买他的货物的犹太人一样：别买！干吗要买？——只要老爷能看一眼他的小包裹，哪怕往他这个犹太人的货物上吐几口水走开也行。于是犹太人把货物在地上铺开，他想卖什么，老爷就统通买下来。可是，咱们京城里的这个仆人完全不是出自卑鄙的目的。为什么要说假话！绝对没有卑劣的用心；——他的心地是聪明的，

① 雷古卢斯，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的政治家，英勇地为国捐躯。阿里斯提得斯，公元前五六世纪间雅典的统帅和政治家，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② 这里所描写的谄媚者的性格，由来已久，古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品格论》中即作过描写。

可爱的，合群的，是有所希望有所追求的，是高雅的；不错，稍为超前了一点，但总归是一种心地，——我不说它同大家一样，同许多人一样。如果没有它，没有这种心地，大家会苦闷而死，或者会你咬我，我咬你，所以天下才这样太平。两面派，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伪装，都是卑鄙的，我同意，但是，假如此时此刻所有的人都露出真面目，那么，老实说，情况就更加糟糕。

当彼得堡来到夏园和涅瓦大街，披上一身新的春装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产生了这些有益的念头。

天哪！单是在涅瓦大街遇到的事真可以写成一大本书。但是，先生们，根据你们愉快的经验，你们对所有这些事全都清楚，依我看，用不着写什么书。我倒有另外一个想法，这就是在彼得堡挥霍起来是吓死人的。我很想知道，彼得堡那种要什么能弄到什么的人多不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什么都不缺的那种人多不多？不知道我是否正确，但是，我经常把彼得堡想象成（如果允许打个比喻的话）一个深受尊敬的父亲所娇生惯养的小儿子，而这位父亲又是旧时代的人物，家财巨万，慷慨大方，通情达理，外加一副菩萨心肠。父亲最后不管事了，退隐乡间，并且很高兴能在他的世外桃源穿他的黄布大褂而不失体面。可是小儿子要走向社会，小儿子必须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小儿子必须成为年轻的欧洲人，而且这位好爸爸，虽然只听说过教育的事，但必定是希望自己的小儿子能成为知识渊博的年轻人的。小儿子很快学会了表面上的一套，开始生活了。他穿起了欧洲的服装，唇上蓄起小胡子，颏下又留起山羊胡子，而做父亲的却根本没有发觉这个时候小儿子已开动了他的脑筋，积累经验，开始独立生活了；也没有发觉他想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自己去过